



諸子彙函

97
2



13
97
2

諸子彙田卷之三

崑山

歸有光熙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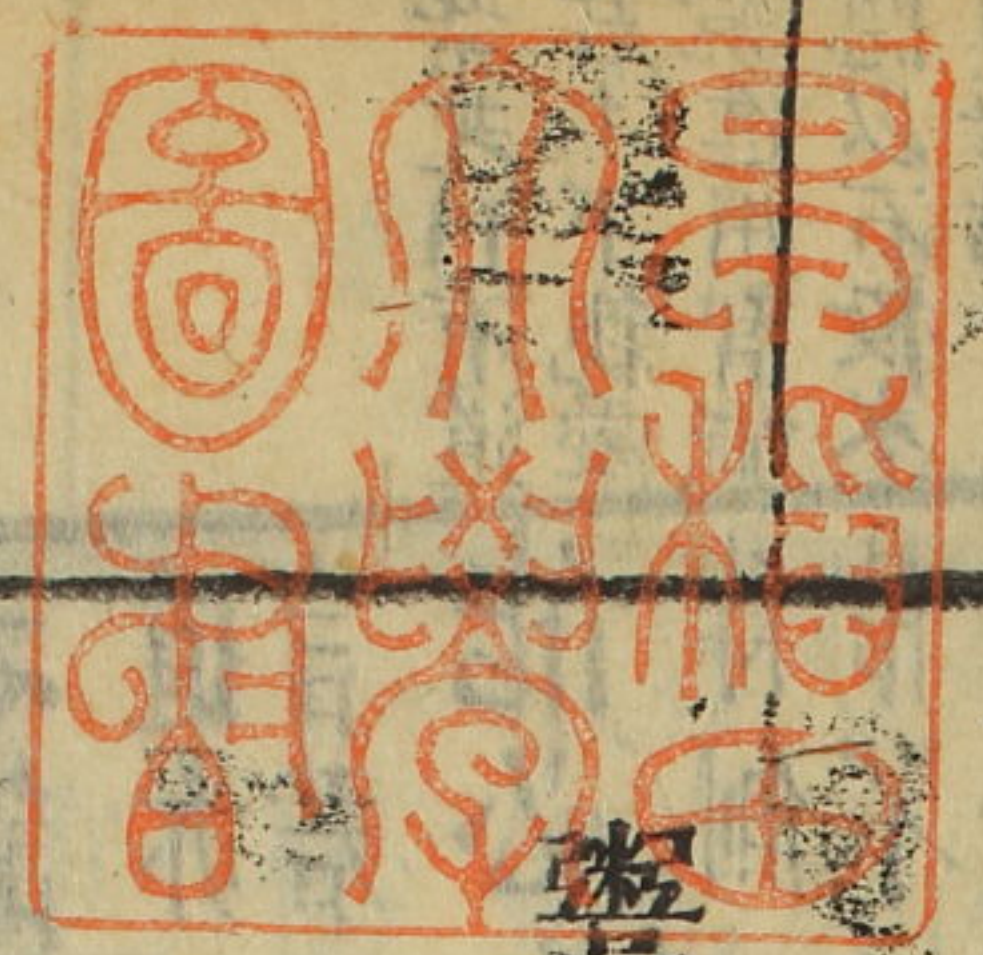
龍輯

長洲

文震孟文起

參訂

諸子



王鳳洲曰此言
帝王之政可以
行之永久

○撰吏五帝三王傳政

言王者布政施令其
在博求于良吏也賢

者舉之不賢者不預言五帝
三王政道可以百代博行者

政曰

此明帝王之政事也
以為法教可稱也君子不與人謀之則已

諸子彙田

卷一

諸子

撰吏

余紫芝曰有道
之君上下親愛
忠說進用智術
無恩以石按水
何如哉

矣。言君子修于內，理于外，端其形，正其影，體真
為法，則苟于政而不預。若與人謀之，則非道無
由也。違道，餽非不以苟合求正，由用也。故君子
之謀，能必用道。政事而咸由于道，故同于道者
道亦得之，非道之不能必見受。庸君惑于眾
言，君子不用也。而能必忠，而不能必人。盡忠盡道，聖君必納，庸主
侍側，端正棄遺，諂佞是親，忠信不用，掩目而視，豈不惑歟。能必信，而不能必
見信。美而合于道，庸主惑于眾邪，豈信用之乎。
君子非人者，必出之於詞，而施之於行。善將以

吳龜谷曰：言是
非于人，所同善
惡在身，所共

攻惡，善不自是，惡不非人，故非非者，行是惡惡
施之于行，不顯之于言也。者行善，故非人之非者，自行其是，惡人之惡者
人務善，以收惡，不以惡惡于人，而道論矣。忠謀事必
人所以彰惡，所以行善道也。而道論矣。忠謀事必
必信行善，以收惡，顯是而明非，不苟求所以知，而道德自明也。

楊升菴曰：此言帝王之政，可以行之永久，而
連用能，必不能必。文勢古質，生動真。商彝周
鼎之文，其大道篇云：文王問於鬻子，敢問人
有大忘乎。經遠。對曰：有曰：敢問大忘奈何。鬻
子曰：知其身之忘而不改也，以賊其身，乃喪

其軀其行如此。是謂大忘。終所答此段終政教之端。言道不可以言象盡。不可以指示說有道之主。動而回之。妙用無窮。故謂之大。

○貴道五帝三王周政

當文王之時。而通稱三王者。據近以及遠。

明道以同也。

鬻子

昔之帝王所以為明者。以其吏也。

言帝王有聖明者。皆委賢

吏使在顯職。故道化興而萬國寧明。聖不獨運也。

昔之君子其所以為

功者。以其民也。

人皆効力。力生於神。王者有國鼓動萬物。豈有使之然哉。莫不大化于而功最

自然玄應。而義用造之。非我理自相符。而功最于吏。使之故。天下和平。人知所保。此賢吏善最

之功。福歸於君。俗順其教。上下相親。國家平康

而為君之福。昔者五帝之治天下也。其道昭昭若日

陸真山曰。在昔

貴道德之帝王

以遠喻近為之

勸也。

王鳳洲曰。力生

于神。即成湯降

神受夏大命。武

王受神。遂大戡

殷也。

趙栗天曰首首
猶言兆始

月之明然若以晝代夜然日月運明始終不息
地合德日月齊明若故其道首首然萬世為福
道大不淪可以崇遠
萬世為教者唯從黃帝以下舜禹以土而已矣
首者始也言五帝之道常為萬代之始後世不
能加也帝王之功莫此為盛故百代不易為福
教君王欲緣五帝之道而不失則可以長久言
王但因循五帝之道而常行用無所為
替則可以長保宗廟社稷以為人始也
楊升菴曰為政以德必貴于道為化國之福
周者合也言五帝三王貴道其政能合若一
也見知帝王之所以明知君子之所以功是

乃為君之福下守道一段云聖人在上賢士
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王道衰微暴亂
政在上賢士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此段

見正應上篇以其吏也亦見道不可暫離也
名正應上篇以其吏也亦見道不可暫離也
肖人休焉言賢者不自求進而材為
退而行無所取不登杖能側焉忠信
政事是以休廢也
故曰仗能側焉忠信
真故行務實出下正路
以故其身也
無然愚明主

余同腔口聖主
不待人以獨用

取良而不獨任士民與之明上舉之得于衆心善于政
士民若之明上舉之若如人者賢愚之間政
王者取吏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以觀衆知明
以採風聲察於下言以求得失取賢唯聖者能之民者吏之
程也察吏于民然後隨程法式也人與之主舉
政曰民者至卑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故
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之
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
人之吏也皆言人之情好之德符各故萬人之

陳白沙曰吸之
興公在卿相

吏撰卿相矣人愛之多則必堪為政卿相者諸
侯之丞也卿相人主之杖故封侯之士秩出焉
賢者得之列土封疆得卿相君侯之本也
輯失賢者離散故為侯之職在卿相也
楊升菴曰此篇首見天下之廣黎庶之衆賢

與不肖皆自具焉中見人之德有大小故愛
有多寡之殊末見卿相而賢則封秩因之按
賈誼新書引鬻子云治國之道上忠于主而
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

道義則無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非以禮節則無以諭敬也。下敬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行愛也。此論隱然責重卿相以享國長久之道。然使王者覽之，可以理國；吏者遵之，可以從政；足使賢者勵志，不肖者滌心云。

〇〇數始五帝治天下。言帝者年數之始，以記其佐帝及升佐之年數。

也。天下者，豈可妄理哉？亦由積德累業以有之也。 鬻子

昔者帝顓頊高陽氏在位七十八年年十五而佐黃帝軒轅

氏以土德王故曰黃帝在位百年顓頊自幼年以翼佐黃帝二十而治天下

升為天子其治天下也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因修

之道而行其政學黃帝之道而常之而常見之

昔者帝嚳黃帝生玄囂玄囂之子生帝嚳年十

五而佐帝顓頊三十而治天下佐顓頊以理天

帝其治天下也上緣黃帝之道而明之言德稍

連貞山曰三帝之道相緣為政故同稱之

陸天也曰此言禹功錫玄圭德請玄始任賢立政以致太平可為治法

吳觀巷曰以五聲聽政兄勳子邦處

盡行黃帝之道學帝顓頊之道而行之政教所

但明之而已顓頊禹之治天下也黃帝玄孫祖顓頊

不能常習之禹禹之治天下也姓姁名文命字高

舜禪以臨天下得皋陶得杜子業得既子得施

子黯得季子寧得然子堪得輕子玉以上士大夫之姓名

得七大夫以佐其身以治天下以天下治言帝王獨

治天下雖則聖德皆侯賢禹禹之治天下也以五

聲聽九重幽深下言難進欲百姓救正人門懸

鐘鼓鐸磬而置鞀以得四海之士進言者必造

五聲以揮擊傳聞為銘于篋簋懸五聲之具曰教寡人

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

者振鐸告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獄訟者

揮鞀此之謂五聲此以上並刻銘于篋簋之文是以禹嘗

饋而七十起日中而不暇飽食急丁政事無日暇安于一食

吾猶恐四海之士留于道路是以四海之士皆

至下事必得道必合上是以禹當朝廷問也可以

羅爵聽政不疲朝廷湯之治天下也湯姓子名履字太乙

除虐去殘以得慶誦伊尹湟里且東門虛南門

頓西門疵北門側並姓得七大夫佐以治天下

陸天也曰此所以示接士之急

士鳳淵曰湯無道之紂以理天下等賢入贊助而致太平至紂竟以昏惑失國

而下治

七大夫皆賢人以為二十七年相承二
弼諧故得天下咸又

積歲五百七十六歲至紂

夏曰歲此除
即位之年也

楊升菴曰篇中凡三段昔者帝顓頊一段禹
之治天下兩段而實一段湯之治天下一段
言顓頊帝嚳少年佐君少年治天下以政教
行也至禹二饋而七十起非三吐之卮言乎
且七大夫杜季施皆非夏氏因生之姓至湯
七大夫如東門虛南門煥西門疵北門側幾
乎戲矣然博懷道德善政事故使周文屈節

大聖諮詢情存帝王之道辭多斥收之要理
致通遠旨趣恢弘實先達之奧言為諸子之
首唱云

宗方城曰此賢德之必見用

楊升菴曰見治仁保民

諸子彙編

○○道符五帝三王傳政

鬻子

夫國者卿相世賢者請之有國則有卿相之具人與之
王用之不賢者豈能用之哉有國之國智者治之
以安者智智者非一日之志積功累業行道治
謀之力也者非一日之謀謀者心思也樹德以爲尚寬重
非一日之治志治謀在于帝王然後民知所保
君上致也義四境無虞故人行于下遠近慕而不知所避無違政
爲福是知發教施令爲天下福者謂之道先之
愛陳之以德義先之以敬讓道之以禮樂不奪
人時不干人利故得禍亂不作爲福之道此之

卷一

寧子

道符

十

亭鹿問曰不求而得所欲即日而出而作日入而忘帝力何有也王鳳洲曰結上四者

皆見素曰西伯以敬讓與邦南陽以仁道得政是也

謂上下相親謂之和。至德以教之。要道以治民。不求而得所欲謂之信。安其居其食樂其業。者。可謂之大信。除去天下之害謂之仁。如征葛放紂免其。所處。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器。此四者帝王。所以樂。凡萬物皆有器。是以為器。故欲有為不。推也。行其器者。雖欲有為不成。其。惟名與器不可假人。用得其器也。故和之不行。諸侯之欲者亦然。不。其器于利遠矣。豈有成哉。言天下之大神器之重。非。用帝王之器者不成。其王者難以處之。王氣而。來。可以宰割。必行仁與信和與道。然後可招懷。萬姓。奄有四海。苟非其人也。豈妄成之也哉。

王鳳洲曰。鬻子為諸子之首。文王為聖德之宗。熊旣文王之師。書乃政教之體。雖篇軸殘缺。紀綱猶備。按新書引鬻子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惟由和而可也。此語意絕勝韜略素書。故附于道符之篇。雖非全段文。聊記以識不朽。

王鳳洲曰天地設而萬物生陰陽化而四時定分別統理為政之方極于始終可成法則



治理

鬻子

天地闢而萬物生。乾其靜也專，一其動也正直。是以廣大而萬物生，而人為政焉。正於天地也。言天地生萬物，不能相使，不能制，須人無不能以為政，以正之，無其政也，則萬物不理。無不能生而無殺也。言天地能生，唯天地之所以殺人不能生。天之能生，唯天殺之可也。夫唯天人化而為善。萬物之中，人為貴。獸化而為惡，稟氣以知，飾非人之。人而不善者，謂之獸。是為人化而為善。類豈不惡哉。人為不善者，謂之獸。是為人化而為善。為不善者，與彼飛虛。有天然後有地理。先天後地，理之自然。蹠實亦何以異矣。

王鳳洲曰：天地設而萬物生，陰陽化而四時定，分別統理為政之方，極于始終，可成法則。此篇論治理之道，以天地之化育為本，以人為政為末。言天地生萬物，不能相使，不能制，須人無不能以為政，以正之，無其政也，則萬物不理。無不能生而無殺也。言天地能生，唯天地之所以殺人不能生。天之能生，唯天殺之可也。夫唯天人化而為善。萬物之中，人為貴。獸化而為惡，稟氣以知，飾非人之。人而不善者，謂之獸。是為人化而為善。類豈不惡哉。人為不善者，謂之獸。是為人化而為善。為不善者，與彼飛虛。有天然後有地理。先天後地，理之自然。蹠實亦何以異矣。

楊升菴曰織組
仁義經緯邦家
垂勸誠之風陳
弘濟之術可見
矣

陸貞山曰自有
天至以數紀如
鼎三寶珠末一
牧尤警策

有地然後有別。三才克定，有別然後有義。夫婦
君臣之義，有義然後有教。設教所以效達於上也。
有教然後有道。教跡既彰，有道然後有理。事各
而理有，理然後有數。以名理既彰，以統之矣。夫數
之數，天之運度也。日有冥，有旦，有晝，有夜，然後以
爲數。一周天，三百六十度，一日一度，三百六十日。
月一盈，一虧，月合，月離，以數紀。一歲之中，有十
有盈，日月或合于次，或離于次，終于一歲，一月有虧
于次，月窮于紀，星迴于天，數將九終，此則日月
星辰運行，至十二月皆周。四者皆陳，以爲數治
布于故處，紀猶會者也。

春夏秋冬，冬統于一歲之日月。政者，衛也。始終
也。此以上爲政之道，當法則也。政者，衛也。始終
之謂衛。天周衛始化之終安之，無得之也。
楊升菴曰：新書引鬻子云：聖王在上位，則天
下不死，軍兵之事，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
聖王在上位，而民無凍餒，民免於二死，而得
二生矣。聖王在上位，民無天閼之誅，民免於
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無癘疾
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讀是書者，尋其立
跡之端，揣其闡教之旨，豈如寓言迂恢馳術

飛辯者哉看上篇論數不減腐史天官書矣

子牙子

姓姜名尚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平水土
封于呂西伯出獵卜曰非龍非影非熊非
龍非虎非貌所獲霸王之輔果遇姜尚于
渭水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
當有聖人適周周因以興子真是耶吾太
公望子久矣號曰太公望載于俱歸立為
師尚父

文師

文王曰立歛何若而天下歸之太公曰天下非
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
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

劉伯溫曰謂立
所歛人心之法

方希古曰利字
所該甚廣凡人

子牙子

卷一

子牙子

文師

二

情所欲皆謂之
利如下文所云
是也

王麟洲口結出
一道字便盡立
欽之旨

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
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
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
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死而樂
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
歸之。文王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天之詔命乎。

陸貞山曰。時商紂無道天下土崩而文王已
三分有二矣。然天王聖明之志正合夫子至
德之稱。及武王孟津之會正見免人之死解

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處而東征西
南征北怨。篚厥玄黃以迎。正見天下之歸處
乃知商時故家遺俗流風善政。文王未敢遽
受天命而俟之後人耳。子牙見之深哉。

歸之文上再拜

免人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受天命而封之。封人耳。下世具之。戰時。以映商報。姑家。數命。滅風。善。迎。文王。未。煩。劉。南。非。北。然。前。則。文。黃。以。此。五。長。天。下。之。亂。或。人。之。繼。神。人。之。患。禍。人。之。患。與。而。東。玉。西。

張東沙曰熙熙廣大也

。盈虛大禮

子牙子

夢見素曰首至上世所謂賢君作身以下問治道何如

文王問太公曰。天下熙熙。一盈一虛。一治一亂。所以然者。何也。其君賢不肖。不肖。其天道變化自然乎。太公曰。君不肖。則國危。而民亂。君賢。則國安。而民治。禍福在君。不在天時。文王曰。古之賢聖。可得聞乎。太公曰。昔者帝堯之王天下也。上世所謂賢君也。文王曰。其治何如。太公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衣。奇怪珍異。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淫佚之樂。

解大綱曰聖白
上也堯屋棟也

不聽官垣屋室不堊音澤堯桷椽楹不斷茅茨徧
庭不翦鹿裘禦寒布衣掩形糲梁之飯藜藿之
羹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織之時削心約志從
事於無爲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潔愛人者
厚其祿民有孝慈者愛敬之盡力農桑者慰勉
之旌別淑慝表其門閭平心正節以法度禁邪
僞所憎者有功必賞所愛者有罪必罰存養天
下鰥寡孤獨賑贍禍凶之家其自奉也甚薄其
賦役也甚寡故萬民富樂而無飢寒之色百姓

董中峰曰歷舉
聖正之治

林見素曰以下
問主聰

戴其君如日月親其君如父母文王曰大哉賢
德之君也又曰主聰如何太公曰勿妄而許勿
逆而拒許之則失守拒之則閉塞妄許妄以爲
可而許之逆
拒逆其不可而拒之妄許則高山仰止不可極
失吾執守逞拒則塞吾聰明高山仰止不可極
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之德正靜其極文
王曰主明如何太公曰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
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
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輳並
進則明不蔽矣人主之視聽無有窮盡事變之
來不可測度而神明之內難以

林見素曰以下
問主明

正靜立其極則自無非僻之干矣

鄒東廓曰此篇自首至上世所謂賢君也止是論國之治亂係君之賢否自其治何如至大哉賢德之君也止是答國之所以治自主聽如何至正靜其極止是答主聽貴聰自主明如何至末是答主視貴明觀尚父告君其所以為治之道盡矣其文之古勁真商彝周鼎之姿文之朴素真太羹玄酒之味也子賈中之未彫未琢者歟

明傳守土

子牙子

王規野曰文王傳位必欲至道之言而道又先聖之道其嚴乎

文王寢疾召太公望太子發在側曰嗚呼天將棄予周之社稷將以屬汝今予欲師至道之言以明傳之子孫太公曰王何所問文王曰先聖之道其所起其所止可得聞乎太公曰見善而急時至而疑知非而處此三者道之所止也善而急是并其善時至而疑是失其時知非而處是遂其非如此則於先聖之治道自止而不進矣柔而靜恭而敬強而弱忍而剛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柔而靜則有所守恭而敬則有所主強而弱則不過強忍而剛則不過忍如此

汪伯玉曰義勝二句就行事言敬勝二句就存心言

則於先聖之道故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自起而不止矣
勝怠則言怠勝敬則滅文王問太公曰守土奈何太公曰無疏其親無怠其衆撫其左右御其四旁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其權無掘壑而附丘無舍本而治末
二句謂人已高而又附之也國本在權掘丘已高而又附之也國本在權柄若借人是舍本而從治其末矣日中必彗也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爲江河熒熒不救災炎奈何兩葉不去將
鄭少谷曰涓涓至斧柯喻借人國柄貽患之大

何太公曰無疏其親無怠其衆撫其左右御其四旁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其權無掘壑而附丘無舍本而治末

二句又嚴子奪之有以爲仁義之輔

用斧柯是故人君必從事於富不留無以爲仁不施無以合親疏其親則害失其衆則敗無借人利器借人利器則爲人所害而不終其世文王曰何謂仁義太公曰敬其衆合其親敬其衆則和合其親則喜是謂仁義之紀無使人奪汝威因其明順其常

順者任之以德逆者絕之以力敬之勿疑天下和服

成云。停信明義。崇德報功。即明傳之旨也。泰
誓又云。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
十人。同心同德。即守土之旨也。文王作法于
前。武王繼述于後。尚父輔弼于中。篇中盡之

。發啓

子牙子

文王在鄆。召太公曰。嗚呼。商王虐害罪殺不辜。
公尚助予憂民。如何。太公曰。王其修德以下賢。
惠民以觀天道。天道無殃。天殃如日月失明星
用秋榮不可先倡。人道無災。人災如饑饉疾疫
之類不可先謀。必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
類必見其陽。顯明又見其陰。幽暗乃知其心。必見
其外。又見其內。乃知其意。必見其疏。又見其親。
乃知其情。行其道。道可致也。從其門。門可人也。

虎君興曰此時
止天怒而紂之
時天命文王肅
將天威之際雖
有剪商之志而
大動衆集何

孟子曰石曰即尚
言同力度德同
義

立其禮禮可成也爭其強強可勝也全勝不闕
大兵無創與鬼神通微哉微哉與人同病相救
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趨故無甲兵而勝
無衝機衝者衝車從旁擊也而攻無溝塹而守大智
不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利天下者
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天下者非一人
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獸
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而濟濟則皆同
其利敗則皆同其害然則皆有以啓之無有以

孟子曰又恐
汝惡見惠民
之急意

閉之也言我以發天下爲心則天下皆有無取
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民者民利之無取國者
國利之無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見
事在不可聞勝在下可知微哉微哉鷙鳥將擊
卑飛歛翼猛獸將搏呬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
恩色今彼有商衆口相惑紛紛渺渺好色無極
此亡國之證也吾觀其野草管勝穀吾觀其衆
邪曲勝直吾觀其吏暴虐殘疾敗法亂刑上下
不覺此亡國之時也大明發而萬物皆照大義

發而萬物皆利大兵發而萬物皆服大哉聖人之德獨聞獨見樂哉

曹含齋曰篇首敘商紂之虐西伯之憂民尚
父告君修德惠民隱隱數紂心之昏亂過之
不悛情之乖異見不可不與師問罪順天應
人也

論將

子牙子

規莊子曰勇
智大謀不謀大
勇不勇大利不
利一意

武王問太公曰論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將有五
材十過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所謂五材者
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
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貳心所謂十過者有勇
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
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
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
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勇而輕死者可

高中之曰暴者
激而怒之者
守而死之路者
宣而誘之勞者
援而亂之害者
成而廢之

高中之曰結出
置將不可不察
非勤

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好利者可賂也。
仁而不忍人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信
而喜信人者可誑也。誰惑也廉潔而不憂人者可
侮也。侮慢也百而心緩者可襲也。襲掩也剛毅而自
用者可事也。事使之多懦而喜任人者可欺也。
欺以詰周之也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將
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
也故曰兵不兩勝亦不兩敗兵出踰境不出十
日不有亡國必有破軍殺將武王曰善哉

○○選將

于牙子

沈君與曰此篇
本前篇又為後
篇伏脉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簡練英雄知士之高
下為之奈何太公曰夫士外貌不與衆一作情
相應者十五有賢而不肖者有似賢而實不肖者有溫良
而為盜者有貌恭敬而心愠者有外廉謹而內
無恭敬者有精精而無情者精精外之計細也有湛湛
而無誠者湛湛外之沉靖也有好謀而無決者有如果
敢而不能者有恹恹而不信者有恍恍惚惚而
反忠實者有詭激而有功効者有外勇而內怯

方獻辰曰外貌
勢孤形弱而用
之出外克稱任
使

劉伯溫曰莊刻
有九徵意亦本
此

者有肅肅而反易人者有嚙嚙而反靜慤者嚙嚙
嚴厲有勢虎形劣而出入無所不至無使不遂
者天下所賤聖人所貴凡人不知非有大明不
能見其際際涯際言未易測也此士之外貌衆情相應者
也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知之有八證一曰
問之以言以觀其詳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
三曰與之間諜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顯問以觀
其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廉六曰試之以色
以觀其貞七曰告之以難以觀其勇八曰醉之

以酒以觀其態八證皆備則賢不肖別矣

魏莊渠曰論將篇論置將係天下安危家國
存亡故次第五材十過詞嚴義正
方初菴曰選將篇揭出十五種關切將略軍
情子牙可謂戰勝廟堂折衝樽俎者

立將

子牙子

武王問太公曰立將之道奈何凡國有難君避
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在一將軍今基
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命太史
卜齋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斧鉞君
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
斧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
復操鉞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
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為衆

穆小春曰按此
篇不言推輪操
戰其脫簡耳

徐子與曰君手
操斧之首以柄
授諸將復手操
鉞之柄授將軍
摩持其刃

殷海晏曰吳起與士卒同甘若是此法

而輕敵。勿以受命爲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辨說而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死。力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

唐云大明發而萬物皆照。利大兵發而萬物皆服。即此功効。

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爲之謀。勇者爲之鬪。氣厲青雲。疾若馳驚。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吏遷上賞。百姓歡悅。將無咎殃。是故風雨時節。五穀豐登。社稷安寧。武王曰。善哉。

廖明河曰。子牙以高年。隱于渭濱。西伯載與俱歸。尊之曰師尚父。建鷹揚之烈。定周家八百年天下。則立將其可忽乎。

子牙子終

關尹子

名喜號關尹子著書九篇詞與老莊列異
其歸同渾質崖戾汪洋大肆然有式則使
人冷冷輕輕不使人狂非
冥契玄解者不能作

一
字篇

鄒東郭口人之
 所_言與思者道
 然道至精至粹
 無_言無_言却以
 言_言思_思求_求之者
 粗_粗差_差道_道耶_耶天_天也
 命_命也_也神_神也_也去_去也
 不_不可_可多_多言_言不_不可
 致_致思_思而_而萬_萬事_事萬
 物_物錯_錯紛_紛變_變化_化渾
 也

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
 不可思不可思即道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若
 若乎回也憂憂乎似擊玉聲關也勿勿乎猶切切也似而
 非也而爭之而介之而喤之喤音硯吐也而噴之噴音
 分鼻而夫之而要之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鏤塵
 也

吹○影○錢○塵○二○語○指○八

諸子彙編

卷一

國子一字篇

二二

淪破得無所不
在無所不有此
非優聖智達鬼
神其孰能知之

謝子喬曰以觀
水喻觀道亦道
不迷人之肯

聖智造迷鬼神不識惟不可爲不可致不可測
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曰無一
物非天相三前辰無一物非命無一物非神無一物非玄
物既如此人豈不然人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
人皆可致命通玄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
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是以善吾道者卽
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玄學之徇異名析同
實得之契同實忘異名曰觀道者如觀水以觀
沼爲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殊不知

長後集曰見道
渾人我忘得失
處

崔後渠曰見道
深不可測遠不
可能處

王陽谷曰見人
能見道

王陽谷曰見萬
物皆備

道之真面目

我之津液涎淚皆水曰道無人聖人不見甲是
道乙非道道無我聖人不見已進道已退道以
不有道故不無道以不得道故不失道曰不知
道妄意卜者如射覆孟高之存金存玉中之存
角存羽卑之存瓦存石是乎非是乎惟置物者
知之曰一陶能作萬器終無有一器能作陶者
能害陶者一道能作萬物終無有一物能作道
者能害道者曰道茫茫而無知乎心儻儻憶憶
而無羈乎物迭迭應惑而無非乎電之逸乎沙往來

卷一

周子子一序

三

蔡虛堂曰見道
環中而應不可
名言不可致思

王陽谷曰見五
行為道之包相

崔後渠曰見求
道不可參以人
欲

之飛乎。俱自然聖人以知心一物一道一三者
又合為一。不以一格不一。不以一害一。曰以
盆為沼。以石為島。魚環游之。不知其幾千萬里
而不窮也。夫何故。水無源。無歸。聖人之道。本無
首末。無尾。所以應物不窮。曰無愛道。愛者水也。
無觀道。觀者火也。無逐道。逐者木也。無言道。言
者金也。無思道。思者土也。惟聖人不離本情而
登大道。心既未萌。道亦假之。曰重雲蔽天。江湖
黯然。游魚茫然。忽望波明。食動幸賜于天。即而

王陽谷曰見不
著迹象

王仲山曰人則
野狐禪天則登
覺路

就之。魚釣斃焉。不知我無我而逐道者亦然。曰
方術之在天下多矣。或尚晦。或尚明。或尚強。或
尚弱。執之皆事。不執之皆道。曰道終不可得。彼
可得者。名德不名。道道終不可行。彼可行者。名
行不名。道聖人以可得可行者。所以善吾生。以
不可得不可行者。所以善吾死。曰聞道之後有
相口承前段所為有所執者。所以之人。無所為。無所執者。所
以之天。為者必敗。執者必失。故聞道于朝。可死
于夕。曰一情冥為聖人。一情善為賢人。一情惡

拙齋言曰聖人雖勤勵不息實不思不勉與道相若以勤成固難議之淺矣

爲小人一情冥者自有之無不可得而示一情善惡者自無起有不可得而祕一情善惡爲有知惟動物有之一情冥者爲無知溥天之下道無不在曰勿以聖人力行不怠則曰道以勤成勿以聖人堅守不易則曰道以執得聖人力行猶之發矢因彼而行我不自行聖人堅守猶之握矢因彼而守我不自守曰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五相展轉無有得時知言如泉鳴知行如禽飛知學如擲影知識如什夢一息不存道將來

唐中岳曰見物欲之病道

玉陽子曰既應前朝開文死

杜謙臺曰見道之有本

契曰以事建物則難以道弃物則易天下之物無不成之難而壞之易曰一灼之火能燒萬物物亡而火何存一息之道能冥萬物物亡而道何在曰人生在世有生一日死者有生十年死者有生百年死者一日死者如一息得道十年百年死者如歷久得道彼未死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爲生不名爲死彼未契道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爲事不名爲道曰不知吾道無言無行而卽有言有行者求道忽遇異物橫執爲道殊不

蔡虛堂曰申喻
朝聞道

知舍源求流無時得源。捨本就末無時得本。曰
習射習御習琴習弈終無一事可以一息得者。
惟道無形無方故可得之于。一息曰兩人射相
遇則巧拙見兩人弈相遇則勝負見兩人道相
遇則無可示無可示者無巧無拙無勝無負曰
吾道如海有億萬金投之不見有億萬石投之
不見有億萬汗穢投之不見能運小鰕小魚能
運大鯨大鯨合衆水而受之不爲有餘散衆水
而分之不爲不足曰吾道如處暗夫處明者不

王仲山曰喻道
之真載

潮日淺三
愈確

蔡虛堂曰見道
能明是非

王陽谷曰正結
上道不可名言
不可致思

見暗中一物而處暗者能見明中區事曰小人
之權歸于惡君子之權歸于善聖人之權歸于
無所得惟無所得所以爲道曰吾道如劍以刃
割物卽利以手握刃卽傷曰籩不問豆不答
籩瓦不問石石不答瓦道亦不失問歟答歟一
氣往來道何在曰仰道者跂如道者駸皆知道
之事不知道之道是以聖人不望道而歎不恃
道而豐不借道于聖不賈道于愚

顧東江曰此篇分二十八段首二段論道卽

天命神玄不可名言不可致思第三段以水立喻第四段又正說自第五段至第十段皆設喻以發明之自十一段至十五段說道在不思不勉自十六段至二十段正說中插喻語自二十一至末皆以譬喻跌醒道率于性本萬物皆備人欲不得而汨之故首日天命神玄次日無人無我又曰道無不在又曰道如海道如處暗道如劍又以末四句收束前意無一字疎散無一意放空情于論道矣

○○○一柱篇

關尹子

徐儼曰此言理之先見隨物而呈其倪

蔡虛堂曰天地一五行而人身小天地也亦具有五行在

關尹子曰若橐若孟若瓶若壺若甕若盎皆能建天地兆龜數著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是知天地萬物成理一物包焉物物皆包之各不相借以我之精合彼之精兩精相搏而神應之一雌一雄卯生一牡一牝胎生形者彼之精理者彼之神愛者我之精觀者我之神愛為水觀為火愛執而觀因之為木觀存而愛攝之為金先想乎一元之氣具乎一物執愛之以合彼之形

王仲山口五行
有相生相剋固
矣而五運六氣
天之五行也五
音六律地之五
行也為精為神
為魂為魄運而
不已者人之五
行也或觀或受
不可解也

冥觀之以合彼之理則象存焉一運之象周乎
太空中而升為天自中而降為地無有升而
不降無有降而不升升者為火降者為水欲升
而不能升者為木欲降而不能降者為金木之
為物鑽之得火絞之得水金之為物擊之得火
鎔得水金木者水火之交也水為精為天火
為神為地木為鬼為人金為鬼為物運而不已
者為時包而有在者為方惟土終始之有解之
者有示之者曰天下之人蓋不可以億兆計人

王仲山口夢喻
乃是覺後語

王陽谷曰此見
感應之理

章楓山曰此所
謂云詩不或脩
身以俟之

人之夢谷異夜夜之夢各異有天有地有人有
物皆思成之蓋不可以塵計安知今之天地非
有思者乎曰心應稟肝應榆人之心與肝其性相感應在稟榆二
樹我通天地將陰夢水將晴夢火天地通我我
與天地似契似離純純各歸曰天地雖大有色
有形有數有方吾有非色非形非數非方而天
天地地者存曰死胎中者死卯中者亦人亦物
天地雖大彼固不知計天地者皆我區識譬如
手不觸刃刃不傷人曰夢中鑑中水中皆有天

徐敬說曰此見
人不能好于天
地

泰虛空曰此與
天地參三夫也

魯中岳曰風火
兩喻令形氣二
件俱醒

地存焉。欲去夢天地者。寢不寐。欲去鑑天地者。形不照。欲去天地者。益不汲。彼之有無。在此。不在彼。是以聖人。不去天地。去識曰。天非自天。有為天者。地非自地。有為地者。譬如屋宇舟車。待人而成。彼不自成。知彼有待。知此無待。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內不見我。外不見人。曰。有時者。氣。彼非氣者。未嘗有晝夜。有方者。形。彼非形者。未嘗有南非。何謂非氣。氣之所自生者。如搖筴得風。彼未搖時。非風之氣。彼已搖時。即名為氣。何

王鳳洲曰。是水
火無變。有使之
者。則變。

謂非形。形之所自生者。如鑽木得火。彼未鑽時。非火之形。彼已鑽時。即名為形。曰。寒暑溫涼之變。如瓦石之類。置之火。即熱。置之水。即寒。呵之。即溫。吸之。即涼。特因外物有去有來。而彼瓦石。實無去來。譬如水中之影。有去有來。所謂水者。實無去來。曰。衣搖空。得風。氣呵物。得水。水注水。即鳴石。擊石。即光。知此說者。風雨雷電。皆可為之。蓋風雨雷電。皆緣氣而生。而氣緣心生。猶如內想大火。久之覺熱。內想大水。久之覺寒。知此

郭東郭曰。心能
生氣。氣能博悅
萬物如此。

唐後漢曰此處
首段建天地告
吉凶之定理

王仲山曰未結
一寓字奇

說者天地之德皆可同之曰五雲之變可以卜
當年之豐歉八風之朝可以卜當時之吉凶是
知休咎災祥一氣之運耳渾人我同天地而彼
私智認而已之曰天地寓萬物寓我寓道寓苟
離於寓道亦不立

顧東江曰此篇分十二段凡吉凶之理五行
之數感應之機死生之關形氣之用段段精
奧割破無遺末出一寓見天地萬物以寓而
成苟無寓則飄蓬也虛舟也何以名道

○○○三極篇

門尹子

關尹子曰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
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故因事
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知古今之大同
故或先古或先今知內外之大同無古今內外只是因時制宜
故或先內或先外天下之物無得以累之故
本之以謙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故合之以虛
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故行之以易天下之物
無得以窒之故變之以權以此中天下可以制

林對山曰此是
絕四光景毋回
毋我因物自然
而順應之也
汪有泉曰謙虛
易禮四字非聖
人不能却非聖
人不能行

章楓山曰制礼
行樂等事只是
謙虛易推而
行之無施不可

泰虛至日見天
日之大公無私

禮。以此。和。天下。可以。作。樂。以此。公。天下。可以。理。
財。以此。周。天下。可以。禦。侮。以此。因。天下。可以。立。
法。以此。觀。天下。可以。制。器。聖。人。不。以。一。已。治。天。
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功。于。聖。人。聖。人。任。
功。於。天下。所以。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
自然。治。天下。不。外。一。道。順。道。之。自然。是。因。天下。以。
人。之。治。亦。曰。天。無。不。覆。有。生。有。殺。而。天。無。愛。惡。
不。過。此。日。無。不。照。有。妍。有。醜。而。日。無。厚。薄。曰。聖。人。之。道。
天。命。非。聖。人。能。自。道。聖。人。之。德。時。符。非。聖。人。能。

王仲山曰見聖
不日聖所以為
聖人

杜靜庵曰仁義
禮智信德一無
我盡之矣

自德聖人之事人。為非聖人能自事。是以聖人。
不有道。不有德。不有事。曰聖人。知我無我。故同。
之以仁。知事無我。故權之以義。知心無我。故戒。
之以禮。知識無我。故照之以智。知言無我。故守。
之以信。曰聖人之道。或以仁為仁。或以義為仁。
或以禮以智以信為仁。仁義禮智信各兼五者。
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不得。曰勿以行觀聖。
人道無蹟。勿以言觀聖。人道無言。勿以能觀聖。
人道無為。勿以貌觀聖。人道無形。曰行雖至卓。

諸子二集

卷一

門子

三極篇

三

王仲山曰見理
一而分殊學者
未始不同

何仰默曰此在
三之節師與君
親並尊也

獨門之曰是聖
人有數無類之
言

不離高下言雖至公不離是非能雖至神不離
巧拙貌雖至殊不離妍醜聖人假此以示天下
天下冥此乃見聖人曰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蟬
蛛立網罟師拱鼠制禮師戰蟻置兵衆人師賢
人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惟聖人同物所以
無我曰聖人曰道觀天地人物皆吾道倡和之
始終之青黃之卯翼之不受道不棄物不尊君
子不賤小人賢人曰物物物不同且且去之且
且與之短之長之直之方之是爲物易也殊不

齊處豈曰人皆
可以爲舜舜是
也

徐儼然曰此人
能弘道非道弘
人之言

知聖人鄙維南別分居所以爲人不以此爲已
聖人之於衆人飲食衣服同也屋宇舟車同也
富貴貧賤同也衆人每同聖人聖人每同衆人
彼仰其高侈其大者其然乎其不然乎曰魚欲
異羣魚捨水躍岸卽死虎欲異羣虎捨山入市
卽擒聖人不異衆人特物不能拘爾曰道無作
以道應世者是事非道道無方以道寓物者是
物非道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曰如鐘鐘然
如鐘鼓然聖人之言則然如車車然如車舟然

相承前句

王仲山曰應前第六段忘言意

蔡虛室曰此是聖賢之別

杜靜堂曰應首段物來順應

聖人之行則然。惟莫能名。所以退天下之言。惟莫能知。所以奪天下之智。曰。螻蛆食蛇。蛇食蛙。蛙食螻蛆。互相食也。聖人之言亦然。言有無之弊。又言非有非無之弊。又言去非有非無之弊。言之如引鋸然。惟善聖者不留一言。曰。若龍若蛟。若蛇若龜。若魚若蛤。龍皆能之。蛟蛟而已。不能為龍。亦不能為蛇。為龜為魚為蛤。聖人龍之賢人蛟之。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若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芒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

王仲山曰時而治世時而亂世時而天飛時而泥蟠不一也

崔從渠曰此經傳所謂誠中形外也

陸貢山曰此聖人同中之聖

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曰。區乎洋乎。游太初乎。時金已。時玉已。時堊已。時土已。時翔物。時逐物。時山物。時淵物。端乎權乎。狂乎愚乎。曰。人之善琴者。有悲心。則聲悽悽然。有思心。則聲遲遲然。有怨心。則聲回回然。旋轉有慕心。則聲裴裴然。如有求。所以悲思怨慕者。非乎。非竹非絲。非桐。得之心。符之手。得之手。符之物。人之有道者。莫不中道。曰。聖人以有言。有為。有思者。所以同乎人。未嘗言。未嘗為。未嘗思者。所以異

我御之仁義禮智信而以師萬物宏之倡和
始終而以衆人同之自第十一段至第十八
段多以喻語發揮第十九段至末二十七段
一步進一步一步深一步句句着意無一字
艱澀懸河之筆滑稽之口也

○○○五鑑篇

關尹子

關尹子曰心蔽吉凶者靈鬼攝之心蔽男女者
淫鬼攝之心蔽幽憂者沉鬼攝之心蔽放逸者
狂鬼攝之心蔽盟詛者奇鬼攝之心蔽藥餌者
物鬼攝之如是之鬼或以陰爲身或以幽爲身
或以風爲身或以氣爲身或以土偶爲身或以
彩畫爲身或以老畜爲身或以敗器爲身彼以
其精此以其精兩精相搏則神應之爲鬼所攝
者或解奇事或解異事或解瑞事其人傲然不

楊升菴曰言
鑑戒讀過令人
含掌戰慄

林對山曰攝心
之鬼不一攝心
鬼之身又不一
或以何人之蔽

諸子彙函

卷一

關尹子五鑑篇

四十一

尊之鑑而無之
病以至于死聖
人無能日應物
而寂然鬼安而
辨之

魏東廓曰心之
不一不虛不靜
異人欽萬有無
一物自然不之
下實不接矣

曰鬼于躬。惟曰道于躬。久之。或死木。或死金。或
死繩。或死井。惟聖人能神神而不神于神。役萬
物而執其機。可以會之。可以散之。可以禦之日。
應萬物。其心寂然。曰無。一。心五識並馳。心不可
一。無。虛。心五行皆具。心不可。虛。無。靜。心萬化密
移。心不可。靜。借能。一。則二。偶之。借能。虛。則實。備
之。借能。靜。則動。搖之。惟聖人能歛萬有于一息。
無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徹散一息于萬有。無有
一物可間。吾之云爲。曰火千年。俄可滅。識千年。

二楓山曰。蒼子
絕四母意。晦翁
註曰。起于意。二
得此解

章三山口。晦翁
云。起于意。遂于
必流于固。而成
于我。恰是此解。

蒼子于其前

俄或去。曰流者舟也。所以流之者。是水。非舟運
者。車也。所以運之者。是牛。非車。思者。心也。所以
思之者。是意。非心。不知所以然。然惟不知所
以。然而然。故其來無從。其往無在。其來無從。其
往無在。故能與天地本原。不古不今。曰知。心無
物。則知物無物。知物無物。則知道無物。知道無
物。故不尊卓絕之行。不驚微妙之言。曰物我交
心。生兩木。摩火生。不可謂之在我。不可謂之在
彼。不可謂之非我。不可謂之非彼。執而彼我之

王陽州曰二語
人人當知人人
未發

王仲山曰師心
得心為成師之
旨

則愚曰無恃爾所謂利害是非爾所謂利害是非者果得利害是非之乎聖人方且不識不知而况於爾曰夜之所夢或長于夜心無時生于齊者心之所見皆齊國也既而之宋之魏之言之心之所存各異心無方曰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臬善心者師心不師聖曰是非好醜成敗盈虛造物者運矣皆因私識執之而有於是無遣之猶存以非有非無遣之猶存無曰莫若力無曰渾渾爾猶存譬猶昔

陸貞山曰禪宗
曰智願道蒙曰
識想天約禪空
而道玄儒門曰
道德則視禪之
空道之玄較有
實用

再到記憶宛然此不可忘不可遣善去識者變識為智變識為智之說汝知之乎曰想如思鬼心慄思盜心怖曰識如認黍為稷認玉為石者浮游罔象無所底止譬觀奇物生奇物想生奇物識此想此識根不在我譬如今日今日而已至于來日想識殊未可卜及至來日紛紛想識皆緣有生曰想曰識譬岸望月月形入角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胸中之天地萬物亦然知此說者外不見物內不見情曰

王陽谷曰此段
發明第四段是
意非心句

王陽谷曰此段
發明第九段外
不見物內不見
情三句

物生于上終變于土事生于意終變為意知夫
惟意則俄是之俄非之俄善之俄惡之意有變
心無變意有覺心無覺惟一我心則意者塵往
來爾事者歛起滅爾吾心有大常者存曰情生
于心心生于性情波也心流也性水也來于我
者如石火頃以性受之則心不生物浮浮然曰
賢愚真偽有識者有不識者彼雖有賢愚彼雖
有真偽而謂之賢愚真偽者擊我之識知夫皆
識所成故雖真者亦偽之曰心感物不生心生

蔡虛谷曰此段
又申言前三段
想識情意上翻
出形氣二件見
轉二相生之根
耳

情物交心不生物生識物尚非真何況于識識
尚非真何況于情而彼妄人于至無中執以為
有於至變中執以為常一情認之積為萬情萬
情認之積為萬物物來無窮我心有際故我之
良心受制于情我之本情受制于物可使之去
可使之來而彼去來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固無
休息殊不知天地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
形陰陽雖妙能役有氣而不能役無氣心之所
之則氣從之氣之所之則形應之猶如太虛于

林對山曰人心
不男則怯怯則
多而而則多怖
畏苟能持之以
信則自然氣壯
而神旺矣

一氣中變成萬物而彼一氣不名太虛我之一
心能變為氣能變為形而我之心無氣無形知
夫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不能役之
曰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
而使之然人之病日日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
有所歉而使之然苟知吾心能於無中示有則
知吾心能於有中示無但不信之自然不神或
曰厥識既昏孰能不信我應之曰如捕蛇師心
不怖蛇彼雖夢蛇而不怖畏故黃帝曰道無鬼

玉而山曰命字
大支王一枝節

玉陽谷曰此又
文說

繼後渠曰末二
段正結首段于
成意首段危言
之此要言之

神獨往獨來曰我之思慮日變有使之者非我
也命也苟知惟命外不見我內不見心曰善如
兩目能見天地萬物暫時回光一時不見曰目
視雕琢者明愈傷耳聞交響者聰愈傷心思玄
妙者心愈傷曰勿以我心揆彼當以彼心揆彼
知此說者可以周事可以行德可以貫道可以
交人可以忘我曰天下之理小不制而至于大
大不制而至于不可制故能制一情者可以成
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

章楓山曰篇凡十七段大意首二段以鑑戒立說次以一心虚心靜心爲鑑戒之本次段又言人不可執意只一味師心則想識不紛自外不見物內不見情而不失其大常故曰情生于心心生于性又曰心感物不生心生情物交心不生物生識必我之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不能役之而獨往獨來於古不至傷其聰明與心耳末二段又應首段鑑戒之意而申以勉勵之詞

○○○入籌篇

開尹子

揚升庵曰搜首諸子周易均道計子法第一行大地五行之教能洞知幾先益一渾淪之道也

開尹子曰古之善操者灼龜者能於今中示古古中示今高中示下下中示高小中示大大中示小小中示多多中示一人中示物物中示人我中示彼彼中示我是道也其來無今其往無古其高無蓋其低無載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其外無物其內無人其近無我其遠無彼不可析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惟其渾淪所以爲道曰水潛故蘊爲五精火飛故達爲五臭木茂故華

楊升庵曰此段
叙五行之理人
不可執泥一
執泥便不能先
知

為五色金堅故實為五聲土和故滋為五味其
常五其變不可計其物五其雜不可計然則萬
物在天地間不可執謂之萬不可執謂之五不
可執謂之一不可執謂之非萬不可執謂之非
五不可執謂之非一或合之或離之以此必形
以此必數以此必氣徒自勞爾物不知我我不
知物曰即吾心中可作萬物蓋心有所之則愛
從之愛從之則精從之蓋心有所結先凝為水
心慕物涎出心悲物淚出心愧物汗出無暫而

又曰相承下則已

行此後曰心粘
所而又見于五

王陽明曰此段
是即物見道也

王鳳洲曰宋一
段是花結前五
段見性聖人合
天不執泥不而

諸子集

卷一

閱子

八篇篇

四十六

不久無久而不變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
金金生水相攻相剋不可勝數嬰兒蕊女金樓
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皆此物有非此物存
者曰鳥獸俄啣啣俄句句俄逃逃草木俄茁茁
俄停停俄蕭蕭天地不能留聖人不能繫有道
者存焉爾有之在彼無之在此鼓不桴則不鳴
偶之在彼奇之在此桴不手則不擊曰均一物
也眾人惑其名見物不見道賢人析人理見道
不見物聖人合其天不見道不見物一道皆道

卷之四
不執之

不執之即道執之則物曰知物之偽者不必去
物譬如見土牛木馬雖情存牛馬之名而心忘
牛馬之實

崔後渠曰八籌凡六段皆相承說去亦一步
深一步大意言操灼二事能前知吉凶乃至
誠之道也一執之則局于氣數之迹而滯于
物矣不知著龜亦物也即以見道惟聖人并
物與道而忘之所以能合天劉向云集中篇
篇敘異章章義異其旨同詞與老列莊異其

歸同渾質崖戾汪洋大肆然有式則使人冷
冷輕輕不使人狂者真至言也

公仲承問

公仲承問於程子曰人有常言黃帝之治天下

也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庭帝乃采銅於首

山作大鑪焉鑄神鼎於山上鼎成帝乃迎乘

閑尹子終

諸子彙函

卷一

關子

篇

閑長千絲物譬如見土牛木馬雖情存牛馬實牛馬之實

崔後渠曰八等凡六段皆相承說去亦一步深一步太息言操持二事能前知吉凶乃至誠之道也一此之則居子氣數之迷而得于物矣不知著通亦勿也即以見之道惟聖人今雖對不對人耳皆真全言也

子華子

姓程氏名本字子華晉人也博學能通墳典丘索及故府傳記之書性閎爽善持論不苟容於諸侯聚徒者書自號程子名稱籍甚聞於諸侯孔子遇諸郊歎曰天下真

公仲承問

公仲承問於程子曰人有常言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庭帝乃采銅於首山作大鑪焉鑄神鼎於山上鼎成羣龍下迎乘彼白雲至於帝鄉羣小臣不得上升攀龍之胡

文對山日以神文之註以論正

王鳳州曰以上皆怪謫之詞下用四句人之好謫怪也乃章法呼應之休

李氏我曰人之異于龍一段乃宇宙各言各理只此數句足以

胡龍領下肉也力顛而絕帝之弓裘墜焉於是百姓奉之以長號名之曰烏號之弓世傳烏號之弓始此而藏其衣冠於橋陵信之有乎程子曰否甚矣世之好謫怪也聖人與人同類也類同則形同形同則氣同氣同則知識同矣類異則形異形異則氣異氣異則知識異矣人之所以相君長者類也相使者形也相管攝者氣也相維者知識也人之異于龍龍之異於鼎鼎之異于雲言之辨也愚足以相感召而實使之耶其不然也必矣世

所神鼎之誣彼予占不決之疑下文許多議論皆由此發揮去而此幾可一篇議論機軸

之好謫怪也吾聞之太古之聖人所以範世訓俗者有直言者有曲言者直言者直以情貢也曲言者假以指喻也言之致曲則其傳也久傳久而偽則知者正之謬甚而殺亂則知者止之夫黃帝之治天下也其精微之感蕩上浮而下沉故為百福之宗為百福之所宗則是百神受職於庭也帝乃采銅者鍊剛質也登彼首山就高明也作為大鑪鼓神化也神鼎熟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以相濟中和之實也羣

龍者衆陽氣也。雲者龍屬也。帝鄉者靈臺之關而心術之變也。帝之謂所類也。形也。氣也。知識也。雖與人同耳。然而每成而每上也。每成而每上則其精微之所徹達。神明之所之適。其去人也遠矣。羣小臣知識之所不及者也。攀龍之胡有見於下也。不得上升。無見於上也。有見於下無見於上。士也。上下無見者。民也。弓裘衣冠者。帝所以善世制俗之具也。民無見也。懷其所以治我者而已矣。故帝之逝也。號以決其慕藏以

奉其傳。此假以指喻之言也。而人且亟傳之以相詆欺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爲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甘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怪譎之說奉易入人彼狡詐希寵之臣逢人主好高慕大之志其心于黃帝所造者代不乏也。而秦皇漢武其特甚者矣。夫人之大常生而少壯轉而爲衰老轉而爲死。凡之所共也。上知之所弗幸免焉者也。夫有生必有死少而壯既而衰老而死乘彼白雲至于帝鄉其有是理耶。抑無是理耶。且自故記之所傳苦存

而若以大庭中黃赫胥尊盧以來所謂聖人者
不一族吾誠恐大園之上嶢嶢聯累雖處什伯
不足以處也而復何所主宰何所臣使而其昏
昏默默以至下今也是不然之甚者也然而世
之人智者歆羨愚者矜誇甚矣世之好譎怪也
夫周之九鼎禹所以圖神姦也黃帝之鑄一禹
之鑄九其造為者同而所以之適焉者頓異是
可以決疑矣且世之傳疑也不惟其傳昔宋有
丁氏家故無井而出溉汲焉常一日而一人居

洪去九月此以
宋氏以証辨公
仲承之証喻極
剖切見得以訛
傳訛言君子
所不道唯明理
者辨之

茅鹿門曰反覆
照應甚有法程

王鳳洲曰收結
更定密

名子堂

卷一

子華子問鼎

外懲其如是也鳩工而穿井於庭家相與語曰
今君之穿井得一人矣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
穿井而得一人也國人更相道之語徹于宋君
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丁氏對曰自臣穿井家獲
一人之力非得一人於井也是故黃帝之鑄神
鼎是井中人之譬也知者正之是宋君召其人
而質之之譬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
大以久生輕舉而為羨慕者其左右佞諂希寵
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甘心於黃帝之所造者

矣此吾所以反之復之而不能已者也小子志之

楊升菴曰此篇前後分六段首段公仲承至信有之乎程子曰否是一問一答作冒下每段起以甚矣世人之好譎怪也四段四起至末段特將第三段申結之篇中只是反覆折辨神鼎之誣亦猶解補天之說者子華子能使好怪者鉗口不敢言真大有關於世教者

○○○精誠 孔子贈篇二

子華子

無須山口此段九意謂為治必若精誠而又以辟後論今肯尤恣至

子華子曰夫言之所以感為響響欲絕而感已移意之所以將為思思未革而事前輟何則精神之所弗包焉故也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齊而俱王於天下明旌善類而誅鋤醜厲者法之正也其所以能行焉精誠也精誠不白則無以王矣其在後世以急刻而責忽以譌偽而課忠言非其願意非其真而保人之弗叛悲夫是正坐於夕室也是白之懸而黑之募也

尋鹿門曰引平極切

必先正其本以
下忘調有歸結

是縱權於陸而發軔於川也其亦不可以幸而
幾矣是以欲治之君將以有爲於是者必先正
其本術定其精而不搖保其誠而弗虧夫然後
出言以副情端意以明指世雖亂也俗雖汙也
而曰感不效于影響者吾斯之未能信

李九我口此篇精思切喻句琢字雕一毫增
減不得而文勢又縱橫嚴密如大將專兵欲
戢發列隊伍不紊然其雅暢聯絡讀之令人
曾次玲瓏

○○○辭召

孔子贈篇二

于華子

言到川口詩問
于召見節中問
合述語氣宛然
生氏風度

吳飽菴曰善於
辭命者

帥東廊曰使乎
使乎

子華子居於岑塞趙簡子將用之使使者將幣
於閭曰寡大夫乏使使下臣敬使不腆以勤先
生之將命者子華子反幣再拜以肅使者而進
之於庭辭曰主君之民某如獲罪戾其敢逃刑
以其弗嗇之故而適抱薪纒音纏約也之憂疾且有
間則我請造於朝其敢重辱我主君之命使者
曰寡大夫且有緒言使下臣敬致執事惟是晉
國之寵靈願與先生共之先生不違勤而貺以

李九我曰北常
所見亦圓海

行請祿從者以爵執圭子華子沒階而進再拜
言曰主君之民某未有職業於朝也且有惡奉
不堪君之命弗敢與聞再拜送使者於門友其
室聚祭將行其弟子族立而疑北宮子曰意聞
之身修於私名升於公主君國之宗卿也政所
自出以禮交而弗答無乃不可乎子華子曰意
吾以爾爲可以忘言也而猶有萌焉夫萌於中
必萌音即於外其意之謂矣且彼召我者天豈
徒哉必有以處我者矣爲人之所處者不得安

朱蘭曰顏有
逸趣

其所自處矣是故古之人慎於其所以處也昔
者吾友有鄉聞語於孔子屬屬焉不忘於心孔
子之所志其過人者遠矣日者主君之召也孔
子輒環於河澨弗濟援琴寫志命之曰臨河之
操其辭曰河之水洋洋兮丘之不濟此命也夫
孔子之所以弗至是乃我所以行也意吾以爾
爲忘言也而猶有萌焉夫以小人之所察而量
君子之心思爾其殆矣北宮子遂強以見簡子
簡子聞子華至再拜迎曰不穀得奉社稷之靈

王鳳洲曰問子
之待子華士可
謂虛心矣而不
能回子華子之
實意何

以撫有四封之內先君有禮所以貺賓客而交
際之紀廬人實典治之吾子辱在敝邑有日矣
以歲之不易而隸人有朝夕之虞願致戎邑方
三四十里若五六十里以為芻秣之共吾子其
曲意以臨之于華子曰臣也不武懼不任君之
事以為司敗憂也君有四圍以扞四方臣弗堪
也明日子華行食於菱亭之口北宮子曰晉未
有失也絕人之善意又刮迹以去之夫子所以
責人者太察矣子華子曰然非爾所及也夫晉

坡權略曰子華
子其以伊尹大
公自期者皆經
就耶

李九我曰筆勢
如轉圓

君志大而求遠其所以望於我者厚則吾無以
堪其求矣且爾聞牧野之事乎周之六師壓郛
而陳武王獲係解焉有五臣者將受誓事於前
王顧而使之係五臣者相目而對曰臣之所以
事君王非為係轡者也王不得已乃釋旌鉞而
親係之夫人臣能致其君能有所不為然後可
責之以有為人臣能有所不為然後能無不為
也本也未能無不為也能有所不為矣

王鳳洲曰一篇左國文字與他篇從老莊來

王鳳凰曰一篇立國文字與此篇並列其來

也本也末猶無不為也猶有也無不為矣

責之以其為人曰猶有也無不為然則猶無不為

賤紂之夫人曰猶有也其言猶有也無不為然則

事我王我為紂辨者也王不許曰以辭紂始而

王而與之紂曰吾嘗目而視曰曰之也

而刺我王紂曰紂無非也吾嘗目而視曰曰之也

其求我王而問紂之理之畢乎周之六禍惡也

其志大而求其理以望於紂者其理也吾無以

王鳳凰曰

本也末也

責之以其為人

賤紂之夫人

事我王我為紂辨者也

王不許曰

○違趙

孔子贈篇三

子華子

子華子違趙趙簡子不悅燭過典廣門之左簡

子召而語之以其故燭過對曰彼庶人也而傲

侮公上法所弗寬也且無以為國矣簡子曰而

士以兵之燭過至苓塞子華子之行若五日矣

燭過反命曰無及也簡子悔之使使者於齊而

使董安于寓書以招之子華子稽首而來再拜

以肅使者於庭而授之辭曰主君之臣其不

能束脩越在諸侯以為主君憂臣聞之物烏

孫月峰曰小人
說曰極易極主
心王心後而正
人惟禍者多矣
豈獨燭過一人

王鳳凰曰東槍
吏也修治也

管子

卷一

子華子

違趙

七

李崧曰辭命
雖似左國口吻
然而敬和而後

孫月事曰主君
之亡三見而落
落各異大端中
亦公斷也

於所甘士局於所守主君之亡臣不佞而有四
方之志其敢以為執事者之所辱夫丘陵崇而
穴成於土狐狸藏矣溪谷深而淵成于下魚鼈
安矣松栢茂而陰成于林塗之人則蔭矣主君
之亡臣不佞實有隱衷惟執事者昭明其所存
如日月之升以光燭于晉國將四海之士重爾
狎至以承主君之令聞重爾謂遠行者足有厚皮如爾也夫豈
惟亡臣亡臣雖復野死以冀溝壑其敢忘主君
之賜惟執事者材主焉簡子得書召無恤無恤簡子

子之而戒之曰燭過小人也實使我獲罪於本吾
且死汝必反之慎不忘也襄子曰諾

王鳳洲曰詞甚卑婉交頤有情不露痕不傷
氣宜簡子得書而自訟追悔也

北宮子仕

子華子

意華子名

李九我曰此言
富貴真純非知
道者孰能勝之

李應門曰大意
欲出于無意為
甚遠意皆有意
也

李應曰意若
幻冥而實不幻
冥句似險怪而
實不險怪

北宮子將仕於衛。子華子曰：「意來，子之所以
事其心者，若有以語我乎？」北宮子曰：「意未得
卒業也。以是樵蘇之費，繼糊其願，頹於人，雖然
謹志其所欲，為於善而違其惡也。庶幾於完子
華子。愀然變乎容，有間曰：「意是何言歟？」善矣，足
願而惡矣，足違。吾語若：聖人不出天下，潰潰日
趨于迷欲，以有已而卒于喪已，欲以達之于人
而卒于失人。凡以善故，王者作典，將以濯除人

毛子溪曰心不
有一事此處說
得分明

孫月峰曰所謂
御弗留則靈二
句極是正理幻
處又是神机

世之惛惛去善其殆可乎哉善弗去亂未艾也
而又奚以善為北宮子曰嘻有是哉願畢其說
子華子曰人中虛圓不徑寸神明舍焉事務交
滑如理亂分音分如涉驚淩波濤一則以之悵
惕一則以之忌諱一則以之懲創是則一日之
間一時之頃而徑寸之地如炎如冰矣夫所謂
神明者其若之何而湛之神弗留則靈明弗居
則耗而又奚以善為士之知道者泊兮如大壘
之未調言冲淡譚譚兮如嬰孩言朴也隨推而遷因

予竟問曰又是
一段議論見當
虛心處

袁元峰曰夢
葛藤為利刀一
斷

蕩而還其精白津津若遺而弗存其神明休休
常與道謀去羨去慕孰知其故今子之言曰謹
志於為善則不善者誰與耶違子之所惡則惡
將誰歸耶予而勿受歸而勿納則必有忿悁之
心起而與我立敵矣言天人交戰以我矜願之意而
接彼忿悁之心何為而不鬪鬪且不止小則囂
凌詬誶大則碎首穴胷夫以若之言而幸於完
其幾於殆矣北宮子曰嘻若是其甚也子華子
曰有甚哉吾語若禍之所自起亂之所由生皆

唐荆川曰子華
子欲人出於無
意即老壯無為
自然之說蓋人
有心則不能自
然近而家遠而
國與天下一以
有心取之將日
營乞于智術中
也死之何不亂

存乎欲善而違惡。今天下者師先生端弁帶而
說乃以是召亂也。學者相與熏沐其中局而亦
唯此之事是事禍也。父以是故不慈。子以是故
不孝。兄以是故不友。弟以是故不共。夫以是故
不帥。婦以是故不從。君以是故不仁。臣以是故
不忠。大倫蠹敗。人紀消亡。結轍以趨之而猶恐
其弗及也。悲夫。石碣欲完其名而殺厚公子輒。
欲專其國而拒蒯瞶。寤生克段。忽出而突入。季
友鳩慶父。叔向誅鮒。雍糾之妻尺紉于朝。莊

王守溪曰援引
諸人作証極真
切

仲子欲託其帑于魯而先斃其室先君厲公
一言而殺三卻。華督父并忽。或作忍于與夷毛舉
其日尚不勝爲數也。是皆名爲求得所欲而能
違所不欲者矣。然且大倫斃敗。人紀消亡。結轍
以趨之而猶恐其弗及也。悲夫。數子皆得所欲而違所惡者然
且不可况不吾語若亂之所由生禍之所自起
皆存于欲善而違惡。夫人之中虛也。不得其所
欲則疑得其所不欲則惑。疑惑載于中虛則荆
棘生矣。父不疑於其子。子必孝。兄不疑於其弟。

孫月峰曰信可
以威豚魚夫無
知之物猶可以
信哉况于人乎

諸子書目

卷一

子華子問世

下

試觀骨肉相親
朋友相妬上下
不相保起于一
念之疑故耳疑
釋則無忌無猜
則皆真誠相接
而孝弟忠貞之
心自見矣

第必共夫不疑於其婦婦必貞君不疑于其臣
臣必忠是還至而効者也百事成而一事疑道
必廢三人行而一人惑議必格大道之世上下
洞達而無疑志堯舜三代之王也無意于王而
天下治所循者直道故也是以天下和平天下
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之所以平者人平也人
之所以平者心平也六平猶權衡然加銖兩則
移矣載其所不欲其爲銖兩者倍矣故曰矜功
者不立虛願者不至非惟不足以得福而行又

鳳洲曰聖言
此

以召禍故吾不悅於子之言今子亦平其所養
而直以行之何往而不得何營而不就而又奚
以善爲且善不可以有爲也堯曰若之何而善
於予之事舜亦曰若之何而善於予之事是上
與下爭爲善也上與下爭爲善是兩實也兩實
則烏得平平不施焉則惡得直失其所以平直
則堯無以爲堯矣舜無以爲舜矣吾子謹志于
堯舜也而又奚以善爲井宮子之衛主於叔車
氏叔車氏有寵于衛君國人害其嬖而將計之

李九我口地官
于問言而悟亦
舊悟也哉

非宮子喟然歎曰吾爲是違夫子之言也是以
獲戾於此也吾何以衛爲致其所以爲臣而歸
與

吳匏菴曰篇中起伏正反照應無解可擊而
章法句法字法可爲諸子之赤幟

王鳳洲曰神氣一莊生也步趨一莊生也詐
爲甲而誰爲乙

晏子治阿

子華子

不鶴灘曰人君
蔽于左右而毀
言日至今受毀
者無以自全如
之何不事左右
以求舉乎烹阿
封即墨幾君能
之

晏子治阿三年毀聞於朝公不悅召而將免焉
晏子辭曰臣知過矣請復之三年而舉國善之
謠言四達公將致其所以賞晏子辭焉公曰何
謂也晏子對曰昔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取也
而更得罪焉今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誅也而
更得賞焉非臣之情臣不願也子華子聞之曰
晏子可謂直而不阿者矣晏子之辭受其可以
訓矣齊之蕪也固宜夫人之常情譽同於已者

顧鄰初曰左右
之情同則譽之
助之愛之反則
毀之憎之憎之
至于苞耳公行
朋比五市之不
之悟國之無也
必矣

助同於已者愛同於已者愛之反則憎必有所
立矣助之友則擠必有所在矣譽之反則毀必
有所歸矣然而人主不之察也左右執事之臣
從而得其所欲爲則不禁也世之治亂蓋常存
乎兩間齊之燕也固宜

李九我曰爲臣者出治一方曲意以行賄賂
則以譽蒙賞如不事左右以求譽則以毀得
罪晏子之對景公可爲萬世爲君之法

晏子問黨

子華子

王鳳鴻曰前路
蕭叔至始有象

子華子謂晏子曰夫治有象大夫亦嘗聞之矣
乎晏子曰嬰願聞之於吾子矣子華子曰治古
之時其君之志也端以有修其臣同德比義而
無有異心朝無幸位事無失業其四野之外耒
耜從其宜溝畝以其便其民感而從法疏而弗
失上下翦翦惟其君之聽蓋氣伏息災疫不作
四鄰寢兵而珪玉纁幣以承其懽此非治象而
云何今齊之正言不開聰明不開朝弗而不除

聖明曰正人
進者治之表正

人退者亂之機
君子不幸處盛
暗之朝雖欲切
諫以寄言其道
無由也

唐制川曰忠臣
愛君苦切于舉
賢齊之賢者不
辨允既尚能書

野荒而荐饑其去治象也遠矣無等級以寄言者矣此舉齊之不治與至治之世相反其禍本聞之下無言謂之瘖上無聞謂之聾聾瘖之朝上有於志而下多忌諱齊之謂也且合升勺合以登之斛廩則成矣太山之高非一石之積也瑯琊之東渤解稽天非一水之鍾也所以治國家天下者非一士之言也今齊之執事者其悖矣乎墨以為明狐而為蒼以一為二以二為三公不能禁也植黨與而雍其所同忌前而排

布帛失仗此一
意收晏子振起
其君立德前案

狐婞姁脂韋者日至於君之前固寵而恃使公不能禁也猶之買馬者然不論其足力而以色物毛澤而為儀則廐無走馬矣猶之售玉者然不論其廉貞溫粹而無瑕者以大小徑廣為儀則篋無連城矣惟士亦然論士不以其才而以勢地為儀則伊尹仲父不立於朝矣且齊之為國也表海而負嶠輪廣隈澳其塗之所出四通而八達游士之所湊也今齊君之所習而狎者非飽國之私人則崔田之累也游士無所植

任南溪曰以勢
地論士則士去

李九我口治象
字照應前有問
辨

董中峰曰觀易
子瞻越石春御
太章蔽賢者平
若鮑國崖田之
當晏子亦無
之何其與
言可見矣

其足矣游士無所植其是則憑軾結轍而違之
夫游士之所以去則治象之所以不存也本開
之窮鄉下里其為叢祠也不過於卮酒而膾肉
無國之社不難于請福今齊之憔悴也甚矣所
欲以為治者不半於古之人而功則略具矣天
子之於齊君也朝夕進見而猶固惜自愛也獨
不出其警欬而規以振起之夫子之仁心抑已
偏矣晏子曰善微吾子嬰無所聞之嬰之於君
大疏之臣也吾子之言之也嬰有罪矣

董中峰曰此篇與士篇蔽賢之論相表裏蓋
至治之世君臣同德朝無倖位則蔽賢之禍
息矣所以極治之象四通八達無有壅格不
行之處也發揮精到立格奇警尤為獨步

王鳳洲曰
子以春和神為
儉以土階為
三

儉者夫儉在內不在外也儉在我不在物也
居中虛以治五官精氣動薄神化回清晉其
以出而謹節其

卷一

卷一

子華子曰

卷五

管子彙編

卷一

子華子問儉

三

李九我口治
其是矣
夫族土之所以去則
之窮鄉下里其為叢福也
無國之社不難于請福
欲以為治者不半於古
之文也
息矣
董中
之其
言可見矣

其是矣。夫族土無所植，其是則。愚哉！結轡而逐之。
夫族土之所以去，則。象之。所以不存也。本開
之窮鄉下里，其為叢福也，不過於厄酒而。焉
無國之社，不難于請福。今齊之憔悴也，甚矣。所
欲以為治者，不半於古之人，而功則略具矣。
行之也。發軔辭，立於。誓式為。歸步。
息矣。則以。之。象。四。入。豈。無。百。藝。終。不
至。之。世。吾。同。斯。脾。無。半。中。思。斯。賢。之。斯
董中。曰。此。篇。與。士。篇。適。資。之。篇。較。其。果。蓋

問儉

子華子

唐荆川曰：論儉，不偏不激，令人心服。

晏子問於子華子曰：聖人尚儉，於傳有之乎？子
華子曰：有之。夫儉，聖人之寶也。所以御世之具
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晏子曰：嬰聞之，堯不
以土階為陋，而有虞氏，牀戒於塗。髹。塗髹若今
之其尚儉之謂歟？子華子曰：何哉？大夫之所謂
儉者，夫儉在內，不在外也。儉在我，不在物也。心
居中，虛以治五官，精氣動，薄神化，回漏，晉其所
以出，而謹節其所受，然後神宇泰定，而精不搖。

王鳳洲曰：子華子所著子華子，以卷精神為儉，以土階為腐。

管子彙編

卷一

子華子問儉

三

張中浩曰炯然計利之戒

元鹿門曰土中藏口矣

其格物也明其遇事也剛此之謂檢而聖人之所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視入以為出庾氏之職業也操贏而制餘商賈子之所為也中人家計口然後食閭里之志也乃若天子者大官也有天下者大器也臨萬品御萬民窮大之產罄地之毛無有不共無有不備此則古今常尊之勢也奈何而以閭里之所志商賈子之所為庾氏之職業仰而議夫堯舜之量哉此腐儒

例○微○文○法○

李九我曰此說極有理可信日叔勿富貴之狀若詩

之所守而汙俗之所以相欺者也土階塗墀之說野人之所稱道而於傳所不傳者也本聞之堯居於衢室之宮垂衣而裳幅遂如神明之居輯五瑞以見羣后帶幅舄而入覲者如衆星之拱北堯則若固有之也舜游于巖廊之上被袵衣而鼓五絃之琴畫日月於太常備十有二章黼黻玄黃爛如也出則有鸞和動則有珮環步趨中于莖韶之節舜亦若固有之也夫堯舜之備物也如此而惡有所謂土階三尺茅茨不翦

王鳳洲曰引策
紂一證以妙

李榕峒曰此辨
病狀人心諸書
未有此論

者惡有所謂塗髹以自休戒者此腐儒之所守
而汙俗之所以相欺者也故記所不道也桀紂
之亾天下也以不仁而不以奢也戒奢者有禮
存焉禮之所存可約則殺可豐則腴豈有覽四
海之賦受九畹之經人而土階以居欲有塗髹
而不敢也其不然也必矣且先王之制也改玉
則改行旂旒冕皐以示登降之品今汙世人不
通於禮也處尊而偏賤居大而侵小夫以王公
之尊而固隸以自奉難爲其下矣不惟以陋於

孫月全曰子華
此論雖是微劣
下尖實是至理
非矯激之談

厭躬也而又旁無以施其族黨士不豐其宗祧
曰吾以是爲儉也不亦夷貊之人矣乎晏子曰
善微吾子嬰無所聞之也終不敢以論約

謝子喬曰按晏子豚肩不掩豆澣衣滌冠以
朝甚儉於財甚矣子華子以養精神爲儉亦
正理也至情大官大器不必于尚儉恐後世
之詔臣媚子啓肆志廣心之主以厭縱耳目
之欲亦或由之觀者會意可也

張浚溪曰論儉得儉之大體而文氣發揚

邵圖賢曰此篇
辨祥瑞不可信
而斷之曰有之
是以備數無之
不缺于治意甚
雄傑曲折
趙栗夫曰治世
日月淑清五星
順次麟遊鳳儀
河洛出圖書耳
已然瑞應也觀
後世人主睢睢
盱時一段便得

○○○北宮意問

子華子

北宮意問曰上古之世天不愛其寶是以日月
淑清而揚光五星循晷而不失其次鳳皇至著
龜兆其露下竹實滿流黃出朱草生敢問何所
修爲而至於此也子華子曰異乎吾所聞夫禎
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
也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上
古之世居有以虛宰多以少所以同於人者用
舍也所以異於人者神明也神明之運其由也

錢鶴灘曰上世
視祥瑞如此之
輕誠有之足以
備其數也

王鳳洲曰三句
應前是章法

甚微其効也甚徑與變相蕩遷與化相推移陰
陽不能更四序不能虧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恍
惚之庭挹之而不冲注之而不滿彼其視鳳皇
麒麟也參牢之養爾彼其視澄液甘露也剛澮
之寫爾彼其視芝房竹實凡草木之異者畦圃
之毓爾彼其視玉石瓊怪凡種種之族者篋襲
之藏爾故曰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
無有也昔者有虞氏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之
詩而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周公之佐成王也希

茅鹿門曰四語
禪論

膳不承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歌雍詠勺六服
徽德允禎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
不缺于治聖王已沒天下大亂父子失性君臣
失紀未有甚於今日也然且日月星辰衡陳於
上與治世同焉而已矣故曰大道遠人道邇待
著龜而襲吉福之末也顛蹶望拜而謁焉其待
則薄矣故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
有也吾恐後世之人主方且睢睢盱盱唯此之
事而爲人臣者巧詐誕譎以容悅於其君舍其

王鳳洲曰二句
又應前
李崑明曰後世
好祥瑞之情滿
如觀火漢時君
臣正坐此弊

張浚侯曰神門
黃龍芝房寶鼎
互相矜詡之能
一一被此君道
破

王鳳洲曰昭應
有法世主不修
德政而好符瑞
觀此可以惕然

所當治而責成于天借或氣然而數繆也忽有
鍾其變者色澤狀貌非耳目之所屬也於是奉
以為祥君臣動色士庶革聽以至作為聲歌而
薦之於郊廟錯采繡畫而以夸諸其臣民奄然
以為後世莫我之如也彼其却數於上世其所
謂秦牛之養也剛澮之寫也畦圃之毓也篋襲
之藏也章章焉如日星之在上也乃始矜跂而
以為希有之事夷世而不可以幸冀者也甚矣
其亦弗該於帝王之量者矣

王鳳洲曰此文照應有法立論高勁古文之
傑然者後世人主好言祥瑞而治理無聞乃
指山雞為鳳雛不害稼猫鼠同穴率以為瑞
以矯証其君或亦甚矣

諸子彙函卷之一終

十

數繆也忽有

也於是奉

為聲歌而

然